

暮兰舟 · 著

冠盖满金陵，浮华名利场
且看流落民间的将门之女
如何征服大明王朝

暮兰舟荡气回肠历史巨制
描摹一代大明贤后
至刚至柔的传奇赞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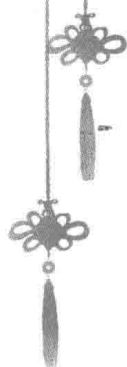
徐后传

大明
DAMING
XUHOZHUAN

徐后

命悬一线，
多重身份游走善恶江湖，
春心萌动，
情系燕王遍尝爱憎别离。





徐后传

大明
XUHOZHUAN

暮兰舟·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明·徐后传:全2册 / 暮兰舟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2692-5

I. ①大… II. ①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2857号

书 名 大明·徐后传
作 者 暮兰舟
选题出品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张才旦
特约编辑 单诗杰 莫桃桃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山鬼-龍瑋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天 缈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712千字
印 张 39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692-5
定 价 72.0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001	第十章 将星陨落
022	第十一章 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
037	第十二章 留恋处，兰舟催发
057	第十三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070	第十四章 道阻且长
092	第十五章 对簿公堂
107	第十六章 爱不得，恨不能
118	第十七章 铜雀春深锁二乔
132	第十八章 长相思，摧心肝
151	第十九章 怨憎会，爱别离
163	第二十章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第三季 翻案

177	第一章 九层怪塔
190	第二章 朋党之争
213	第三章 重翻旧案
244	第四章 乱点鸳鸯
259	第五章 天家无情
276	第六章 穷途末路

· 第十章
将星陨落



南京郊外一处小田庄，夜色已深，咚咚的敲门声显得格外刺耳，看门人从门缝里细看：“主人？”看门人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看错了。

“快点开门，套上车马，我把夫人叫醒，你连夜带着母子俩离开这里。”男子正是王恩，杏娘案的嫌疑犯，前天刚刚被太子保释出来。

或许是秋天夜凉如水，看门人的声音有些颤抖：“好，小的这就去。”

王恩直奔卧房，卧房亮着灯，院子里还晾着尿片，听着婴儿断断续续的啼哭声，王恩的脚步更快了，他推门而入，一个美艳的少妇惊恐地看着他：“相公！”

“快快收拾细软，抱着儿子回你的老家，等儿子周岁再回来。”王恩打开橱柜，对一动不动的少妇说道，“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奶娘呢？晚上风大，要她把襁褓包厚一点。”

“王千户这是要去哪里呀？”马三保抱着哭泣的婴儿走出来。王恩如临寒冰，顾不得妻儿，拔腿就跑。看门人正在套马车，王恩抢了马匹，他贵为千户，骁勇善战，很快就冲出包围。

马三保看着消失在夜色里的王恩：“悠着点追，把他慢慢逼到燕雀湖水师大营。”

月黑风高，慌不择路，王恩连人带马被绊马索弄倒，落到陷阱里，一伙举着

火把的兵士围了上来：“何人夜闯水师大营？”

管着水师营地的卫国公邓愈半夜被儿子邓铤叫醒：“父亲，有人夜闯大营。”

邓愈半梦半醒：“又是误闯大营的渔民？渔民谋生不易，胡乱打几棍子，放了。”

邓铤说道：“燕王点名要此人，可是此人又涉及东宫太子，还请国公爷定夺。”

一听“燕王”二字，邓愈立刻坐起来：“是不是你又惹事了？”

邓铤大呼冤枉：“怎么会呢，我负荆请罪被靖江王打得没脸见人，特来水师大营避风头养伤，怎么可能再出去惹事？”

邓铤解释道：“是亲兵都尉府千户王恩，太子提携的武官。他妻子杏娘死得不光彩，传闻说是被奸夫投毒所杀，太子保了他出来。可不知为何，王恩半夜出城，居然跑到了咱们水师大营，被巡夜的士兵抓住了。现在燕王亲自来要人，我们给不给？”

邓愈是沙场老将，人情世故也十分通透，一听就琢磨出了其中玄机：“燕王这一招借刀杀人很厉害啊，知道东宫势大，王恩迟早要被放，就逼王恩夜闯大营，要我们出面做个证人。”

邓铤说道：“咱们就这样给燕王当刀使了？”

邓愈起床穿衣：“燕王在军营长大，我和殿下算是半个师徒，他行事向来滴水不漏，既然走到这一步，肯定已经抓住了王恩杀妻的铁证，我们若不当刀，就是包庇王恩。”

邓铤又问：“可就这样交出王恩，岂不是得罪太子？十个燕王，也比不过一个东宫啊。”

邓愈戴上束发冠，答非所问：“你啊，该为你妹妹的前程好好打算了。”

“邓铭将来铁定就是秦王妃，她的前程用不着我操心。”

邓愈对着昏黄的铜镜整理衣冠，目光幽深：“你把用来胡闹的胆量放在正事上，就明白你妹妹可以不仅仅是秦王妃了。”

邓铤摸不着头脑：“父亲，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明明白白讲给儿子听不行吗？”

邓愈恨铁不成钢，把儿子的头当作顽铁敲打：“竖子不足以谋！连这个都不懂，就别出去给我惹事。走，我们去见燕王。”

燕雀湖水师大营，大帐里灯火通明，迎接燕王。卫国公邓愈向来重视仪表，纵使半夜被叫醒，他依然精神抖擞，衣着一丝不苟，军靴不沾尘土，请朱棣上座

后，他恭敬地站在下首待命。

“卫国公请坐。”朱棣说道。邓愈这才坐在左首位置上，邓铤正欲跟着亲爹落座，邓愈使了个严厉的眼色，邓铤不得已退下了。

出了营帐，马三保笑呵呵地迎过去：“今夜麻烦邓公子了。”

邓铤向来不把太监放在眼里，憋了一肚子的火全都发泄出来：“滚开！那天在瓮堂的时候看着我挨打，怎么没想到今天会反过来求我？”

马三保唾面自干：“告诉邓公子一个好消息——”他凑到邓铤耳边说道，“今天下午，我们王爷把靖江王打了，啪啪两个耳光，嘴都打破了。”

“真的？”邓铤不相信，“燕王从来不管皇室的事，他为什么打朱守谦？”

马三保含糊糊：“您别管为什么，我只是给徐二公子传个话，徐增寿说反正全京城都知道靖江王被燕王揍了，脸肿得闭门不见人，这样您的面子就圆过来了。他邀请您回京城参加蟋蟀大会，说自从您躲在水师大营避羞不见人后，他就茶不思，饭不想，衣带渐宽，都要生出相思病了。”

听说朱守谦被打了，邓铤顿时觉得解气，立刻原谅了徐增寿，连带看着马三保都觉得十分顺眼：“那个王恩，你们想带走就带走，什么玩意儿，还值得燕王亲自走一趟。”

马三保嘿嘿笑道：“都是奴婢抓捕不力，被这厮逃了，误闯大营。卫国公管着燕巢湖水师大营，奴婢一个小小太监，怎有资格登堂入室，燕王是来给奴婢收拾乱摊子的。”

邓铤低声道：“听说燕王刻板严厉，对自己人苛刻，对自己更苛刻，十二岁的时候就像二十岁的人，不苟言笑。你要是受不了，就来找我，以后我罩着你。”

且说邓铤在外面挖墙脚，大帐里，朱棣道明了来意：“……经查是王恩在外头养了外室，外室生了儿子，王恩和死者杏娘商量着说要摆酒纳妾，认下这个私生子。杏娘坚持去母留子，不准外室进门，两人一言不合谈崩了，外室怂恿王恩杀妻，并制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奸夫留后路，预备识破死因后反咬死者偷情。我使出放虎归山之计，诱他自投罗网，不料他慌不择路，逃到了卫国公的大营。”

邓铤也十分干脆：“既然证据确凿，殿下把此人带走便是，朝廷出了如此败类，殿下千万不要轻饶。这个败类是我燕巢湖水师大营抓捕的，如有需要，我愿意亲自出面为证人。”

朱棣说道：“如此，那就多谢卫国公了。”邓愈主动出面，无论东宫如何袒护，王恩都难逃一死。

王恩在东城兵马司和燕巢湖水师的双重押送下兴师动众地回京，街头围观者

众多，囚车缓缓前行，马三保也不派人开路，故意像只蜗牛般移动着，于是全京城的百姓都知道了王恩用极其阴毒残忍的方式杀妻。待王恩被押到了东城兵马司牢房，他已经被一路的臭鸡蛋砸了个半死。

原本被东宫压下去的案子遭遇百倍的反噬，影响十分恶劣，又有卫国公邓愈做证，刑部不敢拖延，判了个斩立决。凡是死刑都要经过皇帝的亲笔御批，洪武帝把斩立决的文书扔给太子朱标：“这就是你亲自保释的好人！”

冷汗湿透脊背，太子再也扛不住了，跪地说道：“儿臣……儿臣错了。”

“堂堂东宫太子，被一个小小千户拖下水，传出去就是一桩丑闻！”洪武帝把朱笔递给太子，“你保释出来的人，你自己解决。”

太子僵硬地握笔，蘸着朱砂的御笔似有千金重，刑部判了斩立决，父皇明显还在盛怒之中，想起儿子朱允炆的嘱咐，太子咬咬牙，提笔在刑部判决的后面写了两个字：“凌迟。”

果然，看到“凌迟”二字，洪武帝的神色方有所缓和：“此等人渣，斩立决太便宜他了，凌迟才能解了众怒，化解死者怨气。”

到了下午，王恩直接被拖到刑场，刮了一千刀，皮肉削尽，成了人形骷髅还喘着气，围观者人山人海。

人群中有个少年眼睛不眨地看着行刑过程，旁边戴着面纱的美妇人说道：“看见了吗，成王败寇，这就是败者的下场。我们之前太轻敌了，以为燕王只是个武夫，稍微动了点手脚，打发他去亲兵都尉府当个蚊子官。可是他虎落平阳，居然也能借势对我们东宫还以颜色，你父亲输得不冤。”

“我知道。”少年正是朱允炆，“可是我以后不想输给任何人。”

“你是我最骄傲的儿子。”微服的吕侧妃摸了摸儿子的头，“记住这个教训。但接下来是和燕王一起灭魔教，你和他是队友，也是对手，既要防备，也要互相利用，要打起十分的精神应对。”

朱允炆说道：“可是父亲已经亲自接手此事了，说是要做出成绩来，将功赎罪。”

吕侧妃叹道：“你父亲想争回颜面，这无可厚非。你好好辅佐你父亲，千万不要再出差错了，记住，宁可无功，但求无过。”

朱允炆点头道：“我记住了。不过，母亲，我觉得现在最应该防备的不是四皇叔，而是二皇叔。王恩今天这么快被判凌迟，一半原因是卫国公邓愈亲自做证，百姓都在夸赞他铁面无私呢。二皇叔和邓愈之女邓铭青梅竹马，听说马上就要内定为秦王妃，我就不信卫国公没有私心。”

吕侧妃双目中露出赞赏之色：“你能想到这些，我已经很高兴了。你二皇叔

将来有邓愈这个岳父摇旗呐喊，他排行又在燕王之前，确实比燕王更加棘手。不过，眼下有一桩大事，可以保证起码三个月内，无人敢提秦王的婚事。”

朱允炆忙问道：“何事？”

吕侧妃神秘地笑道：“马上整个京城都会知道。此事一石二鸟，既可以拖延秦王和邓家的联姻，还能给那个纸糊般的太子妃致命一击。”

王恩被凌迟，案子了结；杏娘重新入殓，准备安葬。

妙仪驾轻就熟，用针线将解剖的部位细细缝合，纵使有冰块镇着，尸首也已经开始腐化了。那双眼睛依然不瞑目，看得人分外揪心，妙仪只得再用鱼胶黏住眼皮。

杏娘惨死在丈夫手里，妙仪对她有些移情，因为她的母亲也死于丈夫徐达之手，免死狐悲，所以妙仪对杏娘的遗体有一些怜悯，希望她的死相不那么可怖。她的身体刚刚恢复元气，就来亲自送杏娘最后一程。

看着混浊的死人眼在妙仪的手里勉强闭合，宫廷女胡善围问道：“你不怕吗？”

胡善围是奉马皇后之命，来送一套入殓的衣服和玉器给惨死的杏娘，以安抚民心，告慰亡魂。

妙仪忙回答道：“我自幼学医，已经看惯了生死。人死如灯灭，死人不可惧，活人才可怕。”

是啊，人心才可怕呢。胡善围八岁进宫，服侍宫廷多年，女官杏娘对她多有提携，可偏偏是这样惨烈的结局，知情之人莫不唏嘘，恨王千户无耻、出手狠毒，恨红颜薄命所托非人。

鱼胶已经完全黏合上，妙仪才松开捏着眼皮的手，将两片打磨成指甲盖厚薄的白玉搁在杏娘的眼皮之上。因怜惜杏娘死于非命，马皇后赐了一套九窍玉和一对猪形的玉握。

人体上有耳目鼻嘴七窍，下体有幽门和粪门两窍。入葬时为阻止邪气入体，便用一套玉器塞住，嘴里一般含着玉蝉，以表示重生；手里握着长条形的玉猪，预示来世富庶。

妙仪迅速将九窍玉塞进九窍里，一一归位，对胡善围点点头：“可以装殓了。”

胡善围眼眶微湿，亲自给杏娘擦身，涂脂描眉，换上了马皇后赐给的五品尚宫服饰。杏娘是被丈夫残忍谋害的，估计也不想夫贵妻荣，穿什么四品诰命夫人的凤冠霞帔入葬。

末了，胡善围欲将一对玉猪塞进杏娘的手里，可杏娘的手指如枯枝般僵硬蜷

曲，怎么也掰不开，妙仪说道：“我来吧。”

咔吧！妙仪用巧劲掰开死者的手指，将玉猪塞进去，终于完成了。

两人一起用白醋浸手，十指碰在一起，胡善围说道：“现在宫里有传闻，说你是魏国公死而复生的长女，靖江王不信，跑去找你麻烦，被燕王揍了一顿。有好事者已经告到马皇后那里了，你要小心。”

妙仪表情轻松：“多谢提醒，不过我挺满意现在当医女的生活，不会贪慕富贵，冒认皇亲。”

胡善围回宫复命，马皇后正在御膳房里洗手做羹汤。她和洪武帝是结发夫妻，均出身草根，共患难，同富贵，马皇后时常亲手下厨，做丈夫喜欢吃的菜肴。此时她正在做玫瑰鹅油烫面饼，蒸笼氤氲的水汽使得厨房的视线显得昏暗，胡善围低头不敢直视皇后，只看见马皇后系在身上的蓝布围裙随着揉面的节奏晃动着。

胡善围交代完毕，听到马皇后停手：“那个罪人已经被凌迟处死了，将他挫骨扬灰，不得葬在杏娘跟前。”

“是。”

面饼擀平后，马皇后在饼皮上刷上一层鹅油：“那个姚大夫，当真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了？你觉得她说的是真是假？”

胡善围啜喏片刻，说道：“听起来不似作伪，她相貌虽然和靖江王相似，但举止粗野泼辣，一个普通的市井小民而已，根本就不像身娇肉贵的千金大小姐。”

猪鬃油刷在白色的饼皮上微微一滞，马皇后说道：“难怪靖江王借口找蟋蟀撵她走，估计第一眼就瞧出不是自家表妹，觉得她可能是个欲擒故纵、贪慕富贵之人。此等女子身世扑朔迷离，一出现就引得燕王和靖江王叔侄交恶，留着是个隐患。”

对于马皇后而言，燕王是她名义上儿子，靖江王是她一手带大的侄孙，燕王为了一个医女把靖江王打成猪头，在马皇后眼里，妙仪俨然是个红颜祸水了。

胡善围暗自替妙仪捏了一把冷汗，皇后要如何对付这个“隐患”呢？胡善围很明白，皇室想要悄无声息地抹掉一个人的存在太容易了。

马皇后沉吟片刻，说的却是另外一桩事：“当初你去吊唁杏娘，那么多人见了她的遗容，为何唯独你发现杏娘死于非命，还跑到东城兵马司击鼓鸣冤？”

胡善围说道：“是手指甲露出了破绽。杏娘姐姐以前是宫里尚食局的尚宫，为了保持洁净，从来不留长指甲，也不染指甲，长久下来就成了习惯，即使出官嫁人也一贯如此。但那天奴婢看见杏娘的遗体涂着浓妆，指甲也被凤仙花汁染

红，那个人渣王恩哭得太假，奴婢便觉得不对劲，所以跑去击鼓鸣冤。”

马皇后点点头：“你是个用心的人，心中的公道和感恩还没有被磨去，宫里的人大多趋利避害，你倒一直保留着几分真性情，着实难得。从今天起，你就是尚仪局司记。”

胡善围愣住了，司记是六品女官，而她之前只是个八品女史，杏娘案后，她干脆连八品官职都丢了，如今一步登天，她一时难以反应过来。

一旁的黄俨提醒道：“还不快叩谢皇后娘娘。”

胡善围赶紧跪下谢恩，马皇后摆手道：“起来吧，你为本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人去一趟苏州府，摸清妙仪这个女子的底细。如果她真的是魏国公长女，就应该回徐府，不能在市井街头抛头露面。如今皇上以孝治国，连父母都不认，就是不守孝道。如果不是，就把她远远放逐出去，不准在京城逗留，免得再生事端。”

此时胡善围还有些云里雾里，像是在做梦，应声道：“是。”

胡善围离开御膳房，准备去苏州，黄俨赶上去说道：“恭喜胡司记，贺喜胡司记，你为大内效力这些年，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这是皇后娘娘交代的第一桩事情，一定要办得好看，需要咱家帮忙的，就尽管开口，需要多少人，亲兵都尉府的人随便你挑。”

胡善围婉拒了：“黄公公要配合东宫和燕王捉拿魔教逆党，公公自己的人都不够用，就不麻烦公公了。”

黄俨立刻变了脸，冷哼道：“怎么，刚升了官，就瞧不上咱家的人了？”

面对黄俨软硬兼施，胡善围说道：“公公多想了，都为朝廷办事，你我最后都要想办法交差，怎么好意思耽误了公公的大事。”

胡善围拒绝了黄俨的盛情，却找到了千户毛骧：“这是皇后娘娘交代的第一件事情，我怕办砸了，想从你这里抽调一些可靠的人手。”

杏娘案让她感受到了世态炎凉，黄俨落井下石，夺了她的官职，她因而不信他；而毛骧的雪中送炭让她觉得此人值得信赖。

毛骧很为胡善围高兴：“你因祸得福，升了六品女官，可见皇后慧眼识珠，没有埋没你的才能。”毛骧当即挑出得力的手下，和胡善围一道连夜赶去苏州。

东城兵马司衙门，墙上挂着一幅魔教寒鸦的画像，当然，是戴着乌鸦面具的画像。此画是宫廷画师按照郭阳等人的描述一笔笔勾勒而成的，还上了颜色，身高体型分毫不差，连毛发都清晰可见，乍看上去像个活人，和海捕文书上魔性粗犷的画风截然不同。

朱棣剑眉深蹙，看着画像，若有所思，好像老僧入定。

马三保端着茶悄无声息地进来，慢慢放下茶盏，不发出一丝声响，像鬼魂似的飘出门。

火里火真竖起大拇指：“你轻功了得，佩服佩服。”

马三保说道：“你端茶送水十几年，也能练就这样的功夫。”

两人正斗嘴，房中终于有了动静，马三保赶紧进去伺候：“殿下，是要去天牢提审狐踪吗？”

对着画像坐了一上午，朱棣揉了揉额头：“不去了，狐踪骨头硬，从他那里挖不出什么来，最好从寒鸦这里突破。可是北平之战后，寒鸦和智慧长老一起消失，大半年都没有一点消息，这太反常了，因为魔教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安静过，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马三保说道：“既然苦思无用，不如出去走走，散散心。”

朱棣起身说道：“我去看看五弟，这小子乐不思蜀，一个多月没回王府了。”

从东城到南城路程漫长，朱棣步履迟缓，想着心事，他试图捋清思绪，但结果相反，他似乎越捋越乱了。以前他的愉快来自于每一项成就，而几乎每一项成就，都需要付出许多汗水和智慧才能达成，所以在朱棣过往的经验里，愉快是昂贵的，是一种需要很多付出才能拥有几天，甚至只有片刻的难得的情绪。

但现在朱棣发现，其实愉快是可以走捷径的。无论背负多大的压力，只要看到那个人，他就会无端快乐起来。

这种快乐来得太容易了，无缘无故地，让习惯刨根问底、操控一切的朱棣觉得不安。

与此同时，女扮男装的妙仪在茶馆坐定，戏台上演着《琵琶记》，今天是弋阳腔名角到场，茶馆座无虚席，扮演书生蔡伯喈的名角唱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名角金口一出，满堂喝彩，众星捧月般盯着戏台，谁都没有注意到妙仪借着桌布的掩饰，把手伸向隔壁座男子的腰间，摘下了他腰间的一串钥匙。

桌下，妙仪双手飞快地将一把把钥匙在胶泥上印模，印完之后，又小心翼翼地放在木匣子里，以免像上次在瓮堂那样，好容易得到了模子，却被朱棣一个铁网撒过来，她跌下马，模子被压成一块大饼，前功尽弃。

妙仪把钥匙放回男子腰间，此刻他听得如痴如醉，浑然不觉。妙仪离场，七拐八弯地到了锁匠铺子，买来相似形状的钥匙，打算回去之后照着模子一个个挫出来。

那天王恩被凌迟；妙仪也在现场，她心潮澎湃，杏娘和自己母亲一样，都是

被丈夫所杀，王恩被朱棣正法，妙仪觉得徐达太强大了，身边那么多护卫，她侥幸逃脱了追杀，但一个人单打独斗凭蛮力是无法复仇的，还会连累义父，如果找到了父亲杀妻的罪证，公正的朱棣会站在她这一边，将徐达也绳之以法。

徐达杀妻求荣，那她就将荣变成耻，让他身败名裂，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也是唯一既可以复仇，同时不用伤害义父和朱棣的方法。

自从那次朱棣从水井里救了她，妙仪对他的信任就再也没有动摇过，她相信即使面对徐达开国第一功臣的压力，朱棣也会站在她这一边。

就像面对杏娘案和表哥的无情，在她失望透顶，即将坠入黑暗，戾气缠身时，朱棣会像一盏灯一样照亮她的内心，她不再是以前那个冷血刺客寒鸦，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是简单粗暴的杀戮。

事情完成，妙仪还有闲心逛了菜市场，经过肉市，看见案板上摆着一只猪头，她瞬间想起了表哥朱守谦被朱棣打的惨样，又是解气，又是心疼，又是惆怅。老板见她踌躇不前，赶紧招揽生意：“最后一个，便宜卖了，二百钱……不行？那就一百五十钱，不能再少了。”

一刻钟后，妙仪提着“二师兄”的头回到一人堂药铺，打算用胃口告慰受伤的灵魂。王音奴如获至宝：“我烧这个最拿手，一根硬柴火就炖得皮脱肉化。”

对于酱猪头这道菜的理解，几乎每个厨师都各有不同，王音奴的秘方是来自于西北家乡的烧刀子烈酒。烈酒除去了猪头的腥臊之气，让肉质越发鲜美，一碗烈酒，半碗酱油、豆酱，并一把茴香、一根桂皮搅拌成调料，浇在猪头上，放进一口锅底和锅盖上下严丝合缝，形如大鼓的锡锅里蒸煮。

“熟了没有？”朱橚第五次跑进厨房，王音奴指着细细舔舐锡锅的灶火：“要细火慢熬，足足一个时辰，烧完这根木头就好了。”

朱橚看着还剩大半截的木头，很是失望。院中天都快黑了，秋风萧瑟，隐隐有凛冬将至之感，妙仪昂首站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绿叶早已干枯脱落，被王音奴扫走当柴火，只留下一只只灯笼柿子在枝头自然风干。

王音奴说至少要等到下了寒霜，柿子表皮起了白色的糖霜，那样吃起来才香甜。可是朱橚和妙仪都不是什么有耐心的人，不等时间孕育出最美的滋味，凡是踮脚、跳脚就能摘下来的柿饼，都早早落入了两人的口腹。

妙仪蹲地起跳，将魔爪伸向了一个灯笼柿子，可惜还差半指，冷不防朱橚跑了过来，借着身高的优势跳跃，抓住了干瘪的柿饼。

妙仪：“我先看到的。”

朱橚：“我先摘到的。”担心重蹈覆辙，再次被蛮不讲理的老师横刀夺爱，暴力掠夺之后，他也不洗一洗，直接吹吹柿饼的浮灰咬了一口，“你看，我都吃

进嘴里了。”

自从搬到一人堂，朱橚很快融入了市井，沾染了市井流氓气息，根本看不出他贵为亲王。从这一点看，他这个徒弟像极了师父。

妙仪只得再次起跳，够更高的柿饼。朱橚则在一旁“欺师灭祖”，嘲笑妙仪：“跳得好！再跳高些！越来越像只兔子了！”

妙仪恨不得撕了这厮的臭嘴，她纵身一跃，指尖终于触到了褶皱的果皮，可也已经到了极限，她开始往下坠……蓦地，她停止坠落，身体还缓缓上升，轻而易举地抓住了那个柿饼。

是朱棣抱着她的双腿，在下面托举着她，妙仪有些汗颜，脸色和手中的柿饼一样红。朱棣也怔住了，看见妙仪跳着摘果子，他本能地就将她举了起来，并没有多想什么。

只是看着她，他的心情就愉快起来，这是为什么……

“四哥，我也要！”朱橚挤了过来，打破了朱棣的沉思，“我要摘那个最大的，快抱我上去。”

朱棣不会拒绝弟弟这个小小的要求，他放下妙仪，让朱橚如愿以偿地摘到了那个最大的柿饼。

一阵秋风刮过，迅速吹散了妙仪脸上的红晕，她刚才一定是想多了，朱棣待她，估计和他弟弟差不多。

朱橚将那个最大的柿饼洗了又洗，借花献佛，送给灶台前的王音奴：“做饭辛苦了，这是给你的。”

什么尊师重道，什么孝敬兄长，统统抛到一边。

院子里，月华初上，朱棣觉得妙仪从头到脚都发着微光，怎么看都舒坦，妙仪被看得有些不自在，朱棣回过神来，问道：“最近还有没有人找你麻烦？”

妙仪说道：“没有，你连蟋蟀郡王都敢打脸，京城里谁还敢来一人堂惹是生非？其实就是长得相似而已，京城每天都有那么多新鲜事，风波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徐增寿时不时来找我，你也知道，我和他话不投机，见面就掐，听说最近他在忙什么蟋蟀大会，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魏国公呢，东园一别后，他没有找过你？”

没有找她，而是直接派人杀她。东园恬淡的田园风光下，掩饰的是一颗罪恶的心，什么亲手杀鸡招待，传授钓鱼技巧，和义父争执等，都是为了试探她的虚实。

而且不管虚实与否，都格杀勿论，这种冷血手段，简直禽兽不如，比被凌迟的王恩更渣。

一丝阴霾爬上妙仪的眉梢，她眨了眨眼，阴霾立刻消失：“没有，堂堂魏国公，怎么可能认错自己的女儿呢？明明当年他亲手收殓了长女的遗体……他不会被这些流言蜚语影响的。”

两问两答，秋风又起，开始冷场了，朱棣觉得自己说话的方式不对——好像在审犯人。但不问这些，他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干脆什么也不说了，觉得两个人这样静静地站着就很好，什么烦恼都没有，每一根头发丝都是愉快的。

但静默越久，妙仪的心越乱，她抬头看着头顶挂着一盏盏小灯笼般的柿子树，决定试探一下，小心翼翼地说道：“我想摘柿子。”

刚才朱棣抱着她摘柿子的时候，那瞬间的感觉难道会错意了吗？她决定试一试，眼神便有了期待。

然而朱棣却搬来了一张梯子……

梯子，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妙仪第一次觉得梯子这种东西太讨厌了。

朱棣觉得梯子很好用，再高的柿子都能摘得到！他兴致满满地把梯子靠稳，扶好，见她迟迟没有动静，说道：“我来摘。”

妙仪长于市井，却有一身傲骨，很少求于人，朱棣很高兴能为她做些小事。然而妙仪已经兴致全无了，觉得柿子索然无味，随意指了几个。朱棣刚上树，毛驷形色匆匆地进来，低声说道：“皇上急召两位殿下回宫。”

朱棣问妙仪：“你要哪个？”

毛驷说道：“殿下——”

“你要哪个？”朱棣不理毛驷，继续问妙仪。

妙仪转凉的心又热了起来：“就是你头顶那个。”朱棣摘下柿子，下了梯子，递给妙仪，这才去厨房把弟弟拉出来：“父亲有事叫我们回家。”

朱橚的目光黏在如大鼓般的锡锅上：“酱猪头快熟了，就让我吃一口再走。”

朱棣知道自己的弟弟有些痴气，连拖带拽地将朱橚塞进马车里。王音奴见他可怜，便跑过来叫道：“放心，给你留半只。”

朱橚这才消停下来，马车匆匆离去。妙仪摸不着头脑，到底发生什么大事了，洪武帝急召儿子们回宫？朱橚离开，意味着负责保护的暗卫们今晚不在附近，所以妙仪彻夜未眠，设了重重机关，枕戈以待杀手的袭击。

但当夜无人造访，半夜的时候，寂静的夜空接二连三地飘荡着云板的声音，王音奴从梦中惊醒，她有些害怕，披着衣服敲妙仪的房门。

妙仪撤掉机关，打开房门，王音奴问道：“刚才云板是什么意思？难道有贼

人攻城？”

“一共四声，是丧音。”妙仪说道，“能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必是朝中某位大人物去世了。”

伴随着云板声，冬天的第一场雪飘下来了，将红灯笼般的柿子裹成了雪团。

果然，天没亮时，南城兵马司的人走上街头贴告示，开平王常遇春北伐时中箭，病死柳河川，享年四十岁。常遇春本来和徐达一样，都是国公爵位，死后追封了异姓王，因而他的葬礼按照国丧的礼仪来办。国丧期间禁止嫁娶等喜事，还命令所有的茶楼酒坊拆掉戏台，连秦淮河旁的画舫花楼都关门歇业，不准接客，就连一堂新挂的匾额上的红布和红灯笼都要去掉，改挂白灯笼。

论功劳，徐达是开国第一功臣，但论恩宠，谁都比不上常遇春。因为他是朱元璋的儿女亲家，长女常氏嫁入东宫为太子妃。这份世代代共享江山的尊荣，可见常遇春在朱元璋心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常遇春和徐达一样，都是朱元璋的凤阳老乡，少年时期就追随其左右，为将之后从无败绩，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常遇春之所以在名声上逊于徐达，是因为他有杀将之名，凡攻城，投降不杀，若有反抗，破城之后，常遇春便会屠城。

妙仪就亲身经历过常遇春屠城的恐惧，当年徐达和常遇春围攻苏州城，三月鏖战——“苏州城破日，常遇春入齐门，所过屠戮殆尽。徐达入阊门，不杀一人。至卧佛寺，两帅相遇，达始戒遇春勿杀”。

这是苏州百姓在卧佛寺前立下的止杀碑上的原话，名义上是纪念徐达之功，暗地也有对常遇春屠城之恨。

徐达是北伐主帅，常遇春是副帅，两人兵分两路，都一路凯旋，可是徐达这一支北伐军高歌凯旋，西征军常遇春却在作战时中箭落马，病死柳河川，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乍然离世，年仅四十岁。

大明十大开国功臣，常遇春最年轻，死得却是最早，天妒英才。洪武帝悲痛欲绝，罢朝三日举哀，为常遇春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追封他为开平王，配享太庙。

当第二支北征军全军缟素，抬着常遇春的棺槨进京时，金陵晴好，昨晚的一场大雪已经给全城披上了缟素，城中一片哀鸣，哭声震天。

听说可以看见大明皇族，王音奴前晚就一直央求妙仪带着她去看热闹：“我这辈子可能只有这一次能看见皇帝家的排场了，陪我一起去吧。”

妙仪本无兴趣，耐不住王音奴失落的眼神，这个小杂役勤快可靠有眼色，还漂亮可爱十分养眼，担心她孤身挤在人群中被流氓无赖调戏了去，于是妙仪答应同去，还把压箱底的一件灰鼠短袄给了她：“明天肯定冷，你穿上这个。”

摸着皮光水滑的毛发，王音奴呀了一声：“这个……很贵重吧？”

妙仪故意吓唬她：“我最贵的一件衣服了，出诊时装门面的，你小心点穿。”

王音奴赶紧脱下：“我一个杂役，穿坏了赔不起的。”

妙仪呵呵笑道：“我今年比去年高一个头，穿着小了，你穿着正好，送给你吧。”

王音奴更加不敢要了，妙仪显示自己守财奴的本性，说道：“不白送的，年底的双薪、过年的红包都在这件皮袄里扣。”

王音奴谢过，收下了。

次日，王音奴早早在三山门外的祭台附近和妙仪占了个绝佳的位置，可以瞅见祭台上的各种大人物，包括坐在龙椅上的洪武帝。当然，从这个位置看过去，祭台上的人渺小如蚂蚁，除了知道龙椅上坐着的是洪武帝，根本看不清谁是谁。

当妙仪看到率领第二支北伐军进城的元帅时，不由得愣住了——为什么是徐达？他什么时候出京的？

徐达身后是常遇春的长子常茂，他捧着父亲的灵位。常茂已经得了父亲的恩荫，封了郑国公，他和弟弟常升的名字都是朱元璋亲自取的，可见常家的恩宠。

灵位后是一具棺材，抬棺材的一共有八个年轻人，左边四个全是大明亲王，分别是二皇子秦王朱棣、三皇子晋王朱桐、四皇子燕王朱棣和五皇子周王朱橚，他们都穿着粗麻丧服，雪地里光脚穿着草鞋；右边四个是世家弟子，有常遇春的次子常升和小舅子蓝玉，徐增寿和邓铤也在其中。棺材很沉，抬棺的八个人都在咬牙硬撑，没人敢吱声。

原来朱棣和朱橚被紧急带走后没有音讯，是秘密出城给常遇春抬棺材办丧事去了。

洪武帝带着群臣还有儿孙们亲自在三山门祭台迎接，太子妃常氏跪在屏风后面呜咽不止，小腹高高凸起，洗净铅华，脸色苍白，还长了妊娠斑。吕侧妃在一旁跪着，低声安慰常氏：“太子妃节哀，您怀有身孕，莫要悲痛过度，伤了胎气。”

太子妃是将门虎女，相貌平平；而吕侧妃是世代书香出身，面目姣好。吕氏很受宠爱，已经生育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身材依然窈窕，相貌恍如少女。两人一前一后跪着，看相貌就像母女，不像妻妾。

而太子妃生的皇长孙朱雄英八岁夭折，好容易再次有了身孕，太医说看胎象八成是个儿子，太子妃欣喜万分，自觉翻身有望，可惜乐极生悲，还没高兴多久，就传来了父亲的噩耗。